

每月一书

剥离迷惑人的色彩 蔡焕松《看·真的·印度》

文 / 林静静 艺术图书



今年五月，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引进大陆，迅速博取眼球，位居票房榜首。一时间，印度的种姓制度，女权主义开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此前，印度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一个流淌着恒河水，人口数量巨大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蔡焕松，带着和许多人一样的疑问与好奇，3年间11次走进印度，深入印度老百姓生活的街区实地拍摄，用相机记录了印度的现实存在。

蔡焕松，1953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知名摄影家、评论家。蔡焕松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奇才，用他自己的玩笑话就是“中国摄影家里面比较懂理论的，摄影理论家里比较会拍片的”。1971年，蔡焕松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之路，从政治宣传图片到唯美沙龙，再到人文纪实，他不断尝试新的摄影形式，同时也在撰写评论。

在《中国摄影家》杂志担任四年的艺术总监之后，蔡焕松以六十余岁的年龄，踏上了印度摄影的道路，并且一发不可收，一去再去。

《看·真的·印度》收录蔡焕松印度之行中记录的影像，分六个章节分别阐述关于印度底层人民生活的点滴。在蔡焕松的影像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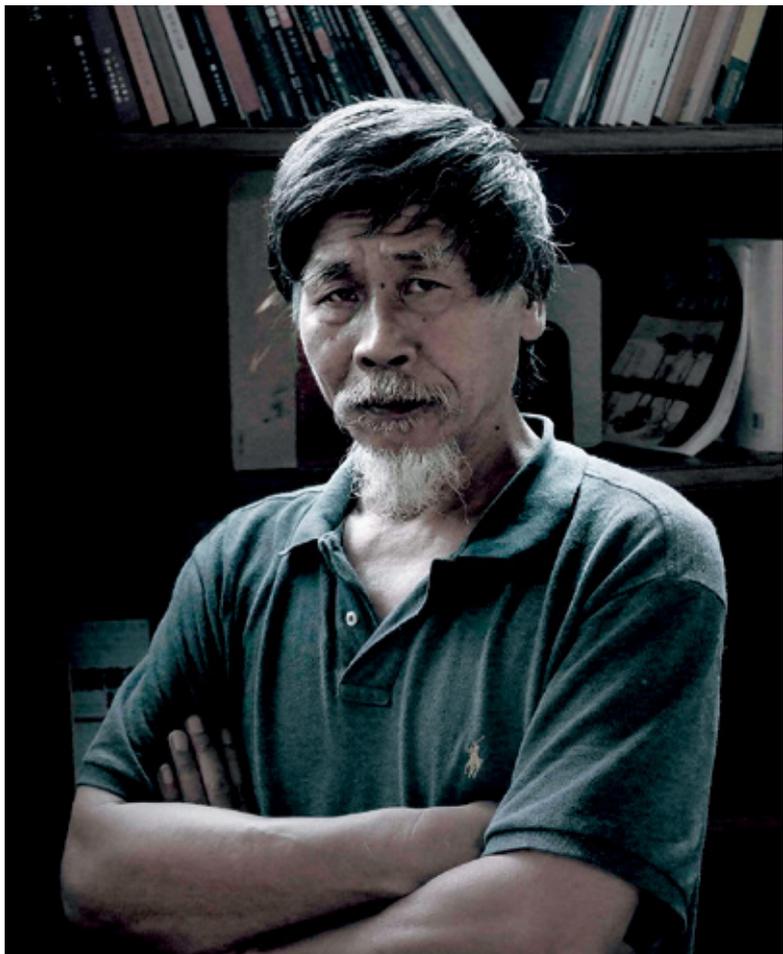
中，我们几乎看到了印度百姓生活的所有侧面和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酸甜苦辣。

蔡焕松的印度之行，在观看方式上有很大的改变。他尝试跨越常规的视觉思维，努力用另一种观看去寻找纯粹符合自己主观意味的影像感。与马格南图片社几位大师的深入接触，使得蔡焕松摆脱了大部分中国摄影师的窠臼，从致力于拍摄美的对象和极力表现美的习惯中跳跃出来，摒弃刻板的印象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直面拍摄对象——印度的百姓及他们的现实生活。

在蔡焕松的影像中，我们看到一位“苦行僧”式的摄影师，在一次次与印度的深入“对话”中，他用观察者的客观与冷静，取代了外来者的猎奇，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用美的手法，呈现真实的印度。

在印度专题的拍摄中，蔡焕松尝试着使用彩色和黑白两种效果叠加而生成的“第三种”影调，剥离了多余的色彩，保留了画面的抽象意味和丰富性。这些令人共情的画面，不是强烈的，夺目的，但却是深沉的，耐人寻味的。

印度之行，对于蔡焕松而言，显然不是一场走马观花的旅行，高级餐厅和星级旅馆，并不能给他答案。





人与动物交杂的街道、身着沙丽的印度女性、朝圣的僧侣以及奇异的宗教图腾构成了一幅外来者眼中印度人民的生活景象，这也是许多赴印拍摄的摄影师选择定格画面。

而真实的印度，远远不仅如此。由此，蔡焕松选择了印度的百姓。这些芸芸众生，他们与他们的生活，才是一个真实的印度。

也许在街角的理发店，也许在人群嘈杂的集市，也许在晨昏、日落的河水旁，这些生活的角落，刻画着印度人民的生活方式、观念和态度。

透过蔡焕松的影像，我们看到众多艰苦而坚韧生活着的人。诚然，它是赤裸的，鲜明的，现实的，并且是观者无法回避的。它呈现出印度社会的等级性，反映着各个生命处境的不同，地域文明程度的高低。

但在生活表象下，以尊重和平等为利器，蔡焕松发现了关于印度的更多可能性：在看似贫穷的生活条件下，与之抗衡的，是印度人富足、饱满的精神世界。

在河边洗浴、洗衣、嬉闹；在河边祭祀、冥想。河流贯穿了印度人的生活。恒河是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圣河，教徒们相信恒河之水可以涤罪攘祸。如集市般熙熙攘攘的哈利达瓦尔恒河边，集聚了大量来此洗浴的人。新来的朝圣者成群结队，风尘仆仆，见到恒河，激动中不失肃穆。

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古老传统和深厚宗教信仰的国度。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在这样一片土地里，不同族群和宗教如何共存？作为东方邻国，印度的这个矛盾丛生的统一体，也更具借鉴和思考价值。蔡焕松用影像，体现他自身对内心、对社会、对自

然的思考。

《项塔兰》里，作者提到对于印度的第一印象是味道，“那是一万间餐馆、五千座神庙、圣祠、教堂、清真寺所发出的气味，是一百座专卖香水、香料、焚香、新鲜花朵的市集所发出的气味。”

印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印度？蔡焕松坦言“我去了十一次印度，仍然不能去做一个特别大的概括，但可以用客观、公正的影像，给各位艺术家、文化人提供研究印度的影像佐证。”印度的魅力，无法用语言尽述，但蔡焕松影像带来的直观视觉体验和丰富的信息量，或许可以稍微满足一点我们想了解她的渴望。

这些定格的瞬间，是蔡焕松展现给你的，一个真实的印度。